

## 论《远山淡影》中“河流”的地理叙事

叶雨其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在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远山淡影》中,“河流”这一地理空间起到了积极的叙事作用,它构建起了一个现实空间、一个想象空间,并通过双重空间的对照构建了第三重空间:心理空间。“河流”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是有着自己的本体意义的,它在这部小说中,处于一种主导性基础地位。

[关键词] 石黑一雄;地理叙事;三重空间;文学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23(2014)07-0037-02 [收稿日期] 2014-03-29

在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远山淡影》中有两个故事,一个是悦子的故事,另一个是悦子所讲述的佐知子的故事。而直到文章的末尾,读者才发现这两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悦子其实就是佐知子。在这部小说中,“河流”这一地理景观不再只单纯是情节发生的场所,而起到了积极的建构作用:它把故事分割成现实空间、想象空间和心理空间三重,又将三者紧密地联系起来。作者通过这一地理景观的设定运用,推动了叙事,探讨了人性问题。

### 一、“三重空间”的建构

所谓“地理叙事”,是指作家运用艺术手段在叙事文本中通过地理空间(如自然山水风貌、地域人文风俗、城市生活图景以及想象虚拟空间)的动态建构,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主题、绘制或投射出一幅社会人生的认知地图。<sup>[1]</sup>这部小说中“河流”的地理叙事作用十分明显。它虽静态地呈现在悦子的叙述里,可是却动态地来回穿梭于时间中,从而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揭露着事实的真相。

“河流”首先浓缩了一个现实空间,即悦子身为一位母亲的失败。佐知子母女还在东京的时候,万里子曾在河边目睹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个女人在运河里亲手溺死了自己的孩子:“那个女人跪在那里,前臂浸在水里……她把手臂从水里拿出来,让我们看她抱在水底下的东西。是个婴儿。”<sup>[2]91</sup>这一场景成为了万里子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并使她在今后的生活中不时出现幻觉。搬到长崎之后,生活在一条河边,万里子始终觉得河对岸住着那个女人,并对她进行着某种召唤。相似的场景——河流的重现让孩子始终无法忘记所目睹的那场悲剧。而佐知子不仅没有治愈孩子的心灵创伤,反而用自己的失职加深了万里子对于“母亲”这一身份的不信任。佐知子种种自私的

行为对本来有着心理阴影的万里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她逐渐变得冷漠、孤僻,甚至曾企图在河边自缢。在不顾万里子的反对执意要带她移民之后,佐知子更是在河中溺死了万里子心爱的小猫。“她把小猫放进水里、按住。她保持这个姿势,眼睛盯着水里,双手都在水下。”<sup>[2]216</sup>无意之中,依旧是在河水里,佐知子重复了那个溺死自己孩子的女人的动作。这一相似的动作和场景召唤出了万里子心中那可怕的回忆,并且彻底扼杀了她对于母亲的信任。在最后我们得知,悦子其实就是佐知子,景子就是万里子。而景子在随悦子移民英国之后自缢身亡,这也就是万里子最终的结局。作为在不同的时间里两次造成万里子心理创伤的重要场景,河流动态地建构起了一个弥漫着孩童之伤痛的现实空间:悦子在其中,是一位不称职的母亲,并且,她的不称职直接造成了女儿的自杀行为。

悦子企图弥补自己在现实里对于万里子的关怀之缺失,于是通过“河流”在回忆里营造出了一个想象空间。第一次在河边,悦子和佐知子一起寻找失踪的万里子,悦子不断地提醒她“也许我们应该先找到您的女儿。”<sup>[2]41</sup>许多时候,悦子和佐知子的对话更像是佐知子的自言自语,悦子的语言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画外音:“我担心的是万里子,她会怎么样呢?”“不过对她来说仍是个很大的变化。她准备好了吗?”<sup>[4]50</sup>那是现在悦子穿梭回过去,提醒着过去的自己要关心自己的女儿,要站在女儿的立场上来考虑移民这件事情。第二次在河边,悦子也在不断地劝阻着正在溺死小猫的佐知子,并且,在佐知子离开河边之后,还安慰着刚被迫移民去美国,又眼睁睁地看着小猫被溺死的万里子:“不管怎样,你要是不喜欢那里,我们随时可以回来。”“我保证。你要是不喜欢那里,我们就马上回来。”<sup>[2]224</sup>悦子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万里子,在她觉得无

[作者简介] 叶雨其(1992-),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人可依时做她可靠的精神支柱。想象空间中,自己尽到了一位母亲的职责。在由河流叙事所构建出来的这第二重空间里,悦子用想象实现着自己的弥补情怀。

一条河流,同时构建着现实空间和想象空间,在这双重空间的并置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身为叙述者的悦子所竭力隐藏的第三重空间:心理空间——其建构同样是通过河流来完成的。悦子向往着一种和谐的母女关系,而河对岸的稻佐山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一个和谐母女关系的生成地。佐知子曾带万里子去那边远足,并在那天对她有着平时不曾有过的关心。在悦子的回忆中,万里子在那天很开心。“我经常想起那天晚上回家的电车上万里子的脸。她看着窗外,额头贴在玻璃上;男孩子气的脸,被窗外不断闪过的流光溢彩照亮。”<sup>[2]159</sup>而所有的美好都停留在稻佐山上,无法被她们带回到现实世界中——因为河流,始终横亘在二者之间,将它们区分开来。理想和现实分居在河流两侧,万里子开心的脸留在了彼岸。当她们穿越河流,回到此岸时,一切又重归原样:佐知子不仅食言,还溺死了小猫,母女之间的和谐关系也随之消逝了。河流真实地存在着,分明地限定着理想和现实的范围。“我想这是我那些日子的美好回忆之一。”<sup>[2]130</sup>在悦子的心理空间里,只能通过回忆来重温当时在稻佐山上的美好,抒发着自己内心的悔恨。

## 二、“河流”叙事的本体意义

在悦子的叙述里,现实空间和想象空间不时重叠在一起,混淆视听。而河流的存在却明晰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回忆,我发现,可能是不可靠的东西。”<sup>[2]201</sup>时间的次序被叙述者打乱,以便嵌入自己对回忆的篡改。我们唯有依照实在的空间存在串联起悦子一个个零碎的回忆,从而发掘出她所力图隐瞒的事情真相。在故事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万里子和河流之间是一种紧密的关系。在之后的悦子和佐知子的对话中,我们才知道,原来万里子5岁时曾在河边目睹过那样一场人性的惨剧。“河流”在此不再只是一个情节发生的场景了,而是凝聚了万里子曾经的精神体验并穿梭到现在。于是她内心的脆弱和伤痛都能被我们通过掌握“河流”这一关键事物来进行理解。并且“河流”还解释了万里子的其他行为:万里子之所以在河边自缢,并出现“河对岸的女人”的幻觉,这些关键的情节都和“河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了对于叙事的推动作用之外,“河流”还有着本体意义。“从人类的命运而言,不论生存也好,灭亡也好,辽阔的大自然与宇宙空间都是其巨大而永恒的母体。”<sup>[3]</sup>整部小说都笼罩在一种现实空间里母性之残弱以及想象空间里母性之充盈的对比之中。而没有

“河流”这一地理空间的承载,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就无从建构。在石黑一雄笔下,“河流”首先是死亡的一种物质载体。希腊神话中,卡翁是冥河上渡亡灵去冥府之神,“河流”因而在西方文化的起源之时就被赋予了死亡的意味。水通过映像使遐想者进入一种新的梦幻体验中去。<sup>[4]55</sup>通过“河流”,万里子对于那个被女人溺死的婴儿的惨痛记忆找到了承载之物并借之长存。“河流”因而和万里子的内心具有了某种一致性,在她看来,“河流”充满了死亡的气息——这也是她之所以选择在河边自缢的原因。“河流”的这一重含义,隐喻着现实空间中悦子身为一位母亲的失败。

“河流”同样还是母性的象征。“自然界是一位无比扩大的永恒和投射到无限中去的母亲。”<sup>[4]128</sup>作为自然界里的重要一员,“水是我们的母亲,水渴望着参与各种奉献,水循着自己的道来到我们身边,给我们带来乳汁。”<sup>[4]130</sup>“河流”自身所具有的蓬勃的母性色彩对缺乏母爱的万里子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因此她喜欢在河边玩耍。而悦子在想象空间里,则对万里子满怀着如河流一般绵延的母爱。她在回忆中把自己设定成一位孕妇的形象,孕妇可谓是世界上最富母性的存在了,这一细节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充满了母性的河流是悦子想象空间的依托,“河流”自身所具有的的双重性使她叙述中的双重空间有了实在的基础。

石黑一雄说“我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回忆模糊不清,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sup>[2]241</sup>掌握了“河流”这一地理空间,我们便能从悦子零碎的回忆中窥见事实的真相,并能更为深切地体味到她心中对于过往的隐痛。“河流”构建着双重物质空间,并沉淀着巨大的精神空间。通过研究“河流”这一地理空间,我们得以更为深入地发掘出蕴含在文本之中的美学意义和精神价值。

## [参 考 文 献]

- [1] 颜红菲. 地理叙事在文学作品中的变迁及其意义[J]. 江汉论坛, 2013, (3).
- [2] [英] 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M]. 张晓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3] 邹建军, 邓岚. 以自然风景呈现为基础的立体创构——《老水手行》主题表达与自然地理的关系[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 (3).
- [4] [法] 加斯东·巴什拉. 水与梦[M]. 顾嘉琛, 译.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

[责任编辑: 白彩霞]